

戰砲三二八的光輝

【作者速寫】朱後穗先生，民國三十六年入伍，七十年退伍，繼續進修博士學位，擔任醫學院婦產科教授至退休。



朱後穗戎裝照。

——激烈砲戰終於在陸海空軍奮戰反擊下，到十月六日，中共宣布停火一週，接著雙日停火，最後不了了之，我軍贏得最後勝利，自此確保臺灣和平至今。

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，我自臺中空軍技術局醫務室，調任金門空軍第二機場勤務分隊醫務室醫官，開始為前線官兵和民眾看診，幾乎全年無休、不分晝夜，真正體驗到戰地生活的艱苦，甚至親身經歷八二三砲戰。

醫務室靠近機場停機坪約一百公尺，有兩位醫官、兩位醫士和一位戰士；雖然擔任軍醫，未親上戰場射擊砲，回憶當年仍印象深刻。

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天氣晴朗，晚餐後，官兵、民眾和平常一樣，散步、打球、沐浴。我們醫務同仁一起到機場附近採擷花生，半小時後，我提著採好的花生到低窪處清洗，約在傍晚六時三十分，突然響起隆隆砲聲，霎時砲彈如雨般落在屋瓦和機場周邊，四位醫務同袍當場殉難，只有我倖免，真是悲痛。

事後得知，自八月二十

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起，共軍位於廈門、大嶼、小嶼、蓮河、深江和圍頭等地的各型火炮三百四十餘門，以迅雷之勢，猛烈砲擊金門，重點指向我軍觀測所、交通要點、砲兵陣地及料羅灣灘頭，約兩小時內，發射五萬七千餘發。同時有六架共軍飛機侵入金門上空，攻擊武揚、太武山等處，導致我軍部分戰備設施嚴重受損，有線電幾乎都遭破壞。通信官兵冒著危險，出動搶修。

我軍砲兵部隊在六分鐘後加以還擊，亦重創共軍。但砲戰初期，金防部副司令官趙家驥、吉星文和章傑等三位將軍，壯烈殉國，參謀長劉明奎重傷，官兵傷亡達四百餘人。

到了十月六日，激烈砲戰終於在我陸海空軍官兵奮戰反擊下，中共僵持不下祇得宣布停火一週，最後改為單打雙停火，自覓臺階下，使我軍最終贏得最後勝利，自此確保臺灣和平至今。綜觀八二三砲戰致勝主因，概有幾點：

一、先總統蔣公洞燭先機，砲戰前三日親臨金門前線，指示守軍加強備戰。

二、在砲戰期間，經



八二三砲戰期間，我國軍官兵英勇實施反砲擊。（取自國防部《國民革命軍畫史》）

向八二三勇士致敬

——年滿十六歲時，我加入金門女自衛隊保鄉衛國的行列，也成為不讓鬚眉的中樞英雄。此時的二哥國印早已是民防自衛隊的中堅分子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砲戰爆發時，筆者才六歲。那天晚餐後，與三歲的妹妹真華在臥房老式木床上，跳著給母親看，突然聽到此起彼落的砲聲，母親立刻抱起妹妹，拉著我，火速衝進離家約十公尺的防空壕，才安頓好我們姊妹，見父親隨後也衝了進來！

母親想起大哥、二哥還在田裡耕作，急得又要往外衝，所幸被鄉親阻止。

隆隆砲聲越來越密集，鄉親們只能屏息祈求親人平安。經過漫長等待，大哥、二哥平安出現在眼前，讓爸媽喜極而泣，但並非所有的鄉親都那麼幸運。

大哥長我十五歲，是民防自衛隊成員，砲戰時編入運輸隊，在槍林彈雨中的碼頭，不分晝夜搶運補給物資，生死一線間。

母親李秀卿帶著我們姊妹倆和鄉親婦孺，待在三坪大的防空壕內，如驚弓之鳥，忍受簡陋陰濕的環境將近兩個月。我們一家雖幸運地劫後餘生，但共軍濫射，導致很

多鄉親罹難，許多家庭毀於一旦，斷垣殘壁景象，歷歷在目。

金門的民房是一般閩南式建築，前有廳堂，兩側各有廂房，中間是天井，當年幾乎每家民房皆有駐軍借住，我們老家就住有好幾位阿兵叔叔，小時候常有伙夫兵給的鍋巴吃。

「八二三」砲戰開打後，見不到他們穿梭在家的身影，也聞不到鍋巴香。聽父親說，他們已分派到各海防部隊打仗。老家廂房外牆至今還留有當年訓練用的圖板。

這場攸關中華民國存亡絕續之戰，共軍主要目標是摧毀碼頭，企圖切斷海空運輸，封鎖金門。所幸砲戰全期，英男三軍聯合作戰，合作無間，視死如歸，締造輝煌戰果。根據統計，傷亡最多是通信兵，只要通信線路被炸斷，通信兵必須在第一時間暴露於彈雨中搶通設備，真是可歌可泣！

後來共軍砲擊雖改為單打雙停，我們聽到砲聲，仍憤憤地「就地找掩護」。當年中共砲彈夾帶的

宣傳單滿天飛，國小老師總是提醒小朋友，檢到傳單不可讀，要馬上交給老師，還會獲獎勵，我和同學常在雙日課餘到田埂撿拾。

共軍砲擊持續了二十年，我的童年，在時時備戰的氣息中成長，一到單日傍晚，就要注意砲擊動向；晚上宵禁時，就得停止活動。

鄉親罹難或殘疾者，時有所聞，隆隆砲聲在我幼小心靈，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
年滿十六歲時，我加入金門女自衛隊保鄉衛國的行列，也成為不讓鬚眉的中樞英雄。此時的二哥國印早已是民防自衛隊的中堅分子。

民國五十七年七月，「八二三」砲戰屆滿十週年前夕，共軍又揚言進犯血洗金門。母親徵得父親同意，決定送我來臺灣。我鑑於家鄉醫護人員、設備都不足，乃決心效法南丁格爾，學習護理；至六十一一年六月返鄉服務，除臨床工作，仍參加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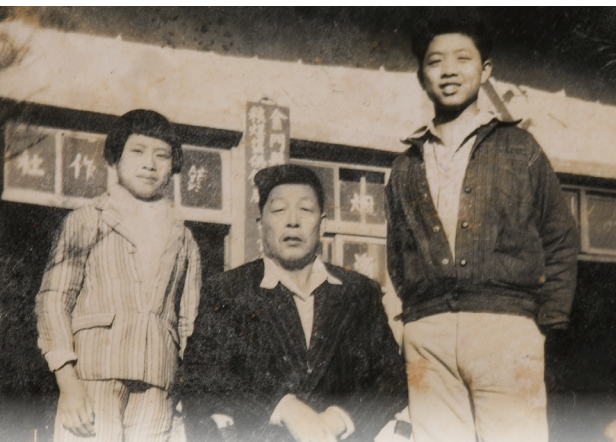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速寫】蔡真妹女士，民國五十七年加入金門自衛隊，既是榮民，也是榮眷。六十一年通過普考，擔任公職至退休。

衛隊訓練，諸如救護、打靶、宣慰、情報、警戒等和每週四的莒光日。直到八十一年政府解除「戰地政務」，裁撤「金門自衛總隊」，男女自衛隊也走入歷史。

我生於金門，長於金門，是榮民，也是榮眷，和所有鄉親一樣，愛國、愛鄉的濃郁情懷，猶如太武山的花崗岩，堅定不移。

「八二三」臺海戰役，幸有英勇國軍和鄉親長輩，攜手同心，捍衛家園，才能有今日安定、繁榮的臺澎金馬。而長年駐守金門，保家衛國的軍人英姿，也在戰鬥與生活中，深植我心。

雖然時空轉移，情勢變遷，兩岸緊張關係趨緩，但我還要向當年戍守前線，拋頭顱、灑熱血的八二三勇士們，獻上最敬禮！



民國四十九年，蔡真妹（左）偕父親蔡水萬（中）和二哥在金湖鎮山外合影。

九一海戰誓死抗敵

——沱江艦官兵傷亡慘重，艦長劉溢川上尉冷靜指揮，重新部署，伺機再戰……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共軍瘋狂砲擊金門及料羅灣，同時企圖以灘頭、海域、海上等三重封鎖，切斷補給，一舉奪取金門。當年突破共軍層層封鎖的使，自然落在海軍官兵肩上，儘管金門陷於砲火中，海軍仍正常執行運補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「中海」艦滿載人員、物資，先後由「永定



↑前參謀總長黎玉璽（左）上將和作者張明初合影。

停電。經輪機長湯寅山少校緊急啟動電力，恢復各砲功能，擊沉兩艘來犯快艇；輪機官金以球中尉，指揮堵漏抽水，維持浮力，俟美領艦趕到救援，由湘江、沱江艦護航至澎湖。

九月一日「美堅」艦運送數十位中外記者

赴金門，由「維源」、「湘江」艦護航，另由「沱江」艦載送美軍軍事顧問人員。

九月二日凌晨，船團初抵金門，共軍八艘快艇自東突入，維源、湘江艦馳往禦敵。

沱江艦完成專送任務，即全速接近保護正在卸載的美堅艦，卻又出現一批共軍快艇。

沱江艦的三吋主砲，首先發彈擊沉一艘敵艇，接著又重創一艘敵艇。此時，艦上雷達幕又顯示，有四艘共軍快艇從四面衝來，其中一艘擊中沱江艦，使機艙滲水，右主機故障，但仍及時擊沉共軍砲艇。

沱江艦官兵傷亡慘重，艦長劉溢川上尉冷靜指揮，重新部署，伺機再戰，其餘人員協助助輪機長曲以堂，搶修艦體。

共軍快艇發射魚雷射中沱江艦艙房，使艦體漸沉，另艘快艇迅自艦尾接近，遭沱江艦後甲板艦尾砲擊毀。

令官兵驚喜的是，艦體逐漸上浮且穩定，但雷達幕又見敵艦來襲，各砲集中轟擊，目標消失。經兩小時海戰，彈藥耗盡，劉艦長命令副長袁炳瑞在最後關頭，務必撞敵艇以求回歸於盡。當美堅艦趕到，維源、湘江艦攔截後回航救援，已是凌晨三時。

連番海戰，我軍擊沉共軍快艇八艘、大型砲艇兩艘，傷兩艘，其中四艘快艇為沱江艦擊沉。

沱江艦於下午三時由美軍LST救援，由維源艦拖往澎湖。

「九二」海戰勝利，維源艦門八二三砲戰期間的運補命脈。

我自海軍官校畢業後，在艦上聽聞參戰官兵及前輩們說起運補往事，不禁想到左營軍港的「海軍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」，那是親率艦隊作戰的黎玉璽將軍，五十三年晉任總司令時所建。至今回想海軍前輩於「九二」海戰誓死抗敵，仍令人緬懷不已。

烽火中的牽掛與思念

——大夥利用爆炸暫歇的空檔，衝回營區掩體時，目睹堅守崗位的衛兵，已經英勇犧牲，出公差的同袍雖然無人受傷，但掩體外則滿目瘡痍。

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父親陳東波，二十八歲奉調服「充員兵」役時，已有四名子女。他在嘉義受完新兵訓練，分派陸軍四二砲兵連，駐防金門后嶼島，天天在坡度甚陡的小島上，扛著卡賓槍，出操、卸船貨、扛米糧……

八月二十三日晚餐後，父親隨三十幾位同袍拿取十字鎗出公差，經過附近大井邊時，見有人正在沐浴，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砲擊聲，天空一片通紅，大夥迅速躲到大壕溝裡，一時還搞不清狀況。

大夥利用爆炸暫歇的空檔，衝回營區掩體時，目睹堅守崗位的衛兵，已經英勇犧牲，

【作者速寫】陳昭賢先生，榮民子女，警官學校畢業，現任中華民國消防退休人員協會秘書。



↑作者父親陳東波在金門服役時留影。

出公差的同袍雖然無人受傷，但掩體外則滿目瘡痍。

砲戰期間，父親和同袍趁著砲火間隙搬石塊、蓋壕溝，復原營區，遇砲擊就地掩蔽，有同袍受傷就全力救助。父親沒被砲彈擊中，卻曾遭石塊砸傷送醫！砲戰告一段落，繼續投入整理折斷樹木、檢砲彈屑；等重建工作。

父親當年在戰地服役，用全部生命投入，竟無一封平安家書，母親吳玉蘭守著老家，代父親撐持著，天天將萬般的牽掛及思念，寫在臉上；她身為長媳，上有公婆，下有子女，必須堅強地熬過那段烽火歲月。

直到四十八年的一天當午，雲林老家院落矮牆外，忽有三位軍人來訪，原來是父親的袍澤黃遠智、蘇仙水和吳金聰等三位叔叔，都是花蓮人，在交通不便的鄉間，徒步十三公里蒞臨寒舍



↑陳東波、吳玉蘭（二排右二、三）夫婦和陳昭賢（二排右四）等兒孫四代全家福。

報平安，得知父親還健在，全家頓時驚喜交集，熱淚盈眶。他們三位先退伍，受父之託：「怕家人掛念，請先到我家報平安。」父親至今仍感念這段同袍情。

父親親身經歷八二三砲戰，深深體會同袍真摯的革命情感，更衷心盼望臺海之間永保和平。